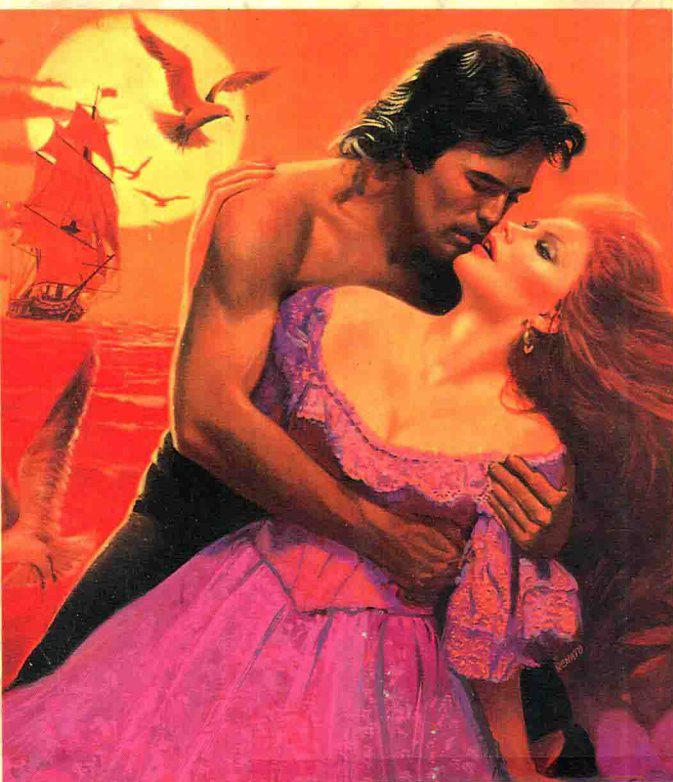


小狐狸

雪莉·布斯比◎原著

江水笙◎譯



Shirlee



浪漫經典39



林白出版社



中

• 浪漫經典 39 •

小狐狸 Lady Vixen

原著者：Shirlee Busbee

譯者：江水笙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小狐狸 Lady Vixen

原著者：Shirlee Busbee

雪莉·布斯比

譯者：江水笙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浪漫經典之 39

小狐狸

Lady Vixen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87・4月

第二版 1992・5月

原 著：Shirlee Busbee

譯 者：江水笙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鄭傳旺

校對：周貝桂 楊正儀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765889-0・7754407

傳真：(02) 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鴻霖電腦排版公司

地址：北市安和路88巷16號

定價： 每冊定價 312

初版：八十一年五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263-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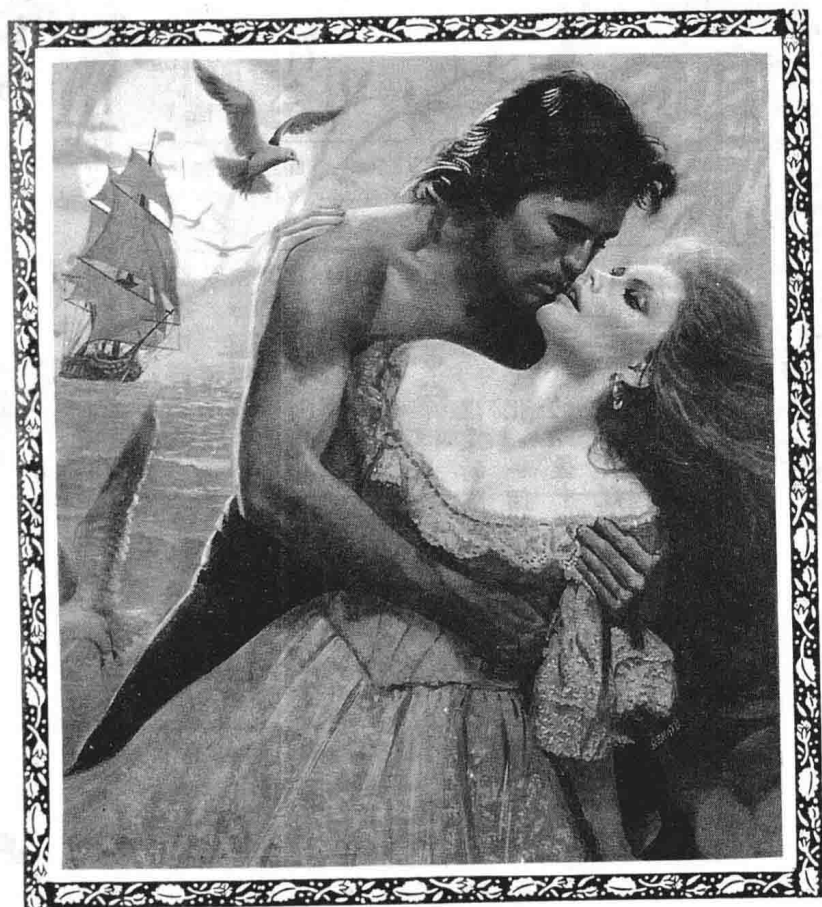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純潔美麗的尊尼可，憑著一段衝動，大膽地喬裝成一個男孩，逃離她坎坷的困境，加入一艘海盜船，卻撞見一個惡名昭彰的危險船長桑克斯。

身分暴露之後，她便陷入他狂野而又溫柔的陷阱之中。他把一個淘氣的男孩變成一個熱情的女孩，她卻在被捲回倫敦的動盪中失去了她的心，並且得在充滿冒險、背叛與危險的漩渦中，找尋唯一的依歸。



一八〇八年英格蘭

是八月裏一個晴暖的早晨，微風穿山越谷，拂過貝丁頓小村落，吹進傅妮可房間的窗戶，像一隻溫柔的手掌撫着妮可沉睡的面龐。陽光暖暖融融地歇在她的睫毛上，妮可微微蹙眉，仍舊捨不得起床，翻了個身，把頭埋進枕頭裏，依稀聞得到陽光的氣息。

今天是開園會的好日子，她模糊地想着，人卻清醒了一半。可不是嗎？今天她爸爸要舉行盛大的園會，最重要的是，這是她和雙胞胎弟弟奇立第一次獲准參加正式的宴會。從此以後，十二歲的妮可就是個大姑娘了。

想到這裏，妮可立刻掀開被單，跳下床來，整個人完全清醒了。一頭美麗的紅髮打散在肩上，她張大那對黃玉色的眼睛，正要喚侍女來幫她梳洗打扮，奇立先就闖了進來。

「妮可，妳還在睡嗎？懶骨頭！趕快穿好衣服跟我來，『黑影』昨天半夜生小馬了。」奇立興奮地嚷着，那對和他姊姊一模一樣的眼睛閃閃發亮。

妮可的小臉蛋馬上神采煥發，她也顧不得按鈴喚人，草草披上晨袍，就跟着弟弟跑出去

，嘴裏一迭聲地問道：「噢，你爲什麼不早一點來叫醒我？小馬生的時候你也在場嗎？牠是什麼顏色？好不好看？」

奇立笑了起來。「拜託，妳能不能歇口氣，給我一個回答的機會！不，牠生的時候我不在场，所以別擺出那副臉色。牠通身漆黑，有一雙溫柔的眼睛，好美麗。」然後他又興奮地嚷道：「爹地說牠是我的！」

「噢，奇立，你的運氣真好！」妮可真心替他高興，因爲去年她已經有了自己的馬，今年自然應該輪到奇立。

這對雙胞胎手牽手，奔出房間，衝進花園裏。他們到達馬廐時，他們的父親傳亞登已經在那裏了。亞登看見妮可，先對奇立笑道：「你去把她叫醒啦？這麼等不及？」

奇立聳聳肩。「當然！更何況，你又不是不曉得，如果我沒有立刻告訴妮可，她一定會把我殺掉。」

妮可吐了吐舌頭，扮個鬼臉。「我現在長大了，小姐才不會殺人！」

然後她也不管父親和弟弟的笑聲，一溜煙鑽進馬廐，不理地上有多髒，撲通一聲就跪在新生的小傢伙前面。「噢，奇立。」她敬畏地嘆了一聲。「牠比你說的更漂亮，你要叫牠什麼名字？」

奇立跟進來，搔搔頭頂，笑嘻嘻地說：「我等妳幫我給牠取名字。去年妳不是讓我替『麥威』命名嗎？」

「真的？」妮可一對黃寶石般的眸子燦亮地轉向奇立，看見他用力點點頭，才又回到小馬身上。她微側着頭，臉上有種少見的深思神色。「我不曉得你覺得怎樣，」過了一會兒，她才慢慢地說：「不過我喜歡『午夜』這個名字。你說牠就在午夜出生，而且牠就跟午夜一樣地黑！」

「好極了，妮可！」

「的確很貼切。」亞登笑道，順手把妮可拉起來。「我們在這裏已經耗得夠久，妳媽媽一定以為我們都失蹤了。別忘記，待會兒我們還有許多客人要來。妳想在這裏當馬僮呢，還是想當我的小小女主人？」

「糟糕，我忘了！」妮可一聲呼喊，甩甩頭髮，又跟來時一樣衝出馬廄。奇立且追且喊，一路跟了過去。

兩個小時之後，妮可亭亭玉立地站在大門口，和父親及弟弟一起歡迎客人時，再也不是早上那個小野丫頭，而是每個貴族都夢寐以求的淑女。亞登領着一雙兒女含笑招呼客人，眼角眉梢都是引以為傲的光采。

妮可愛透了每一刻。唯一的遺憾是她媽媽安媚沒有跟他們一塊兒迎接客人。不過這一天實在太完美了，這點小小的缺憾很快就被拋在腦後。

園會非常地成功。妮可和奇立捧着檸檬汁，周旋在賓客之間，表現出乎意料的乖巧，令所有的鄰居都刮目相看。

「兩個小傢伙今天真是乖得出奇。」雷旅長就說。「看不出他們會有多淘氣。可是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有一回他們逮到一隻狐狸，竟把牠丟到桑爵士的雞棚裏去？那個妮可尤其頑皮，前幾天還爬上我家大門前的那棵胡桃樹呢！比男孩子還野。」

妮可正走近他們背後，幾句話飄進耳朵，恨不得一杯檸檬汁就朝雷旅長的光頭潑過去。不過今天日子不一樣，所以她只是笑嘻嘻地轉到他們面前，向衆人打招呼。

「妳今天真可愛，親愛的。」雷夫人很快地說，她注意到妮可臉上似有一抹不悅。

爲了雷夫人的慈眉善目，妮可也願意既往不究。更何況今天她是存心擺出大家閨秀的風度來，很快也就忘了雷旅長的批評。不過她沒有跟他們在一起多久，看見她父親一個人站在角落裏時，她就走了過去。傅亞登心不在焉地環着她的肩，笑問道：「高興嗎，小寶貝？」

「喔，還好……只是我笑得有點累，也乖得有點累了。他們幾時才會回去呢？」

亞登大笑。「我也有同感！」他環顧四周，隨便問道：「妳媽媽呢？我好像有陣子沒看到她了。」

「她和桑先生走進玫瑰園，我剛看見的。」

很奇怪，妮可覺得父親的身體好像僵了一下。她抬起頭，父親的嘴唇抵了抵，隨即又一笑說：「來吧！我們去找她。」

他們在花園盡頭的一棵柳樹下找到桑羅勃和傅安媚。安媚穿了一襲翠綠色的低胸禮服，露出一大片乳白的胸脯，襯在柔枝嫩葉之中，益發顯得嬌媚可人。羅勃緊倚着她，眼光灼灼

地落在她胸前。稚氣的妮可望着母親，抑不住滿心的驕傲，她母親無疑是全英國最美的女人之一。「原來妳在這裏，親愛的。」亞登冷冷地說。「妳不覺得太冷落我們的客人了嗎？」

安媚仔細地看了丈夫一眼，淡淡地說：「天氣太熱了，亞登，你也曉得我最不喜歡這種鄉下宴會。多虧羅勃體貼，陪我到這裏來休息一會兒。」

妮可驚異地睜大眼睛。「妳不喜歡這個園會嗎，媽媽？我覺得好棒！」

安媚隨手攬過女兒，溫柔地笑了。「不要胡思亂想，我只是說它沒有我和妳爸爸在倫敦參加的舞會那麼刺激而已。」

妮可放心了，滿足地倚在母親懷裏，她自己都不曉得她們母女構成一幅多美的畫面。羅勃看得分明，笑着對亞登說：「恭喜你，傅先生，尊夫人美艷無雙，令媛顯然也是美人胚子。不出幾年，我敢說追求者就要踏平你家的門檻了。」

妮可又喜又羞，暈紅了一張小臉蛋，掙開母親的懷抱，怯怯地說：「對不起，我要去找奇立了。」

當她提着裙子跑開時，那個小野丫頭的身形依稀回來。她知道奇立一定又到馬廄去了，果然不差，奇立正窩在頂棚，看着他的寶貝「午夜」。妮可乾淨俐落地爬上梯子，興奮地笑道：「我就知道你開小差，一定是躲到這裏來了。」

奇立扮個鬼臉。「上來吧！多嘴婆。」他輕叱道，伸手去拉她。妮可把手遞給他，正要攀上去，奇立卻猛地把手一鬆，她的重心失去平衡，整個人直往下跌，往下沉……

妮可心一沉，陡地從床上坐直起來，怔怔忪忪地瞪着她的床頭。這是她的房間，跟原來一樣，可是一切都不同了。家具還擺在那兒，所有象徵歡樂童年的痕跡已經一掃而空，包括她自己的心。沒有童年了，童年只剩下一個夢，反覆出現在淚盡燈闌的夜裏。才只短短的一年，她就必須在夢裏才見到爸媽和奇立，聽見他們的笑語……

妮可嚥下逼上眉睫的淚水，掀開被單走下床來。她默默地瞪着門口，卻曉得奇立再也不會像龍捲風般掃進來，爸爸再也不會哈哈大笑地跟她說：「我也有同感。」媽媽再也不會親暱地把她摟進懷裏。她茫然地望出窗外，還是有種不真實的悲切。為什麼世事會變化得這麼快呢？那天的園會之後，傅亞登又覺得遊船是對全家人有益的活動，的確是的……至少起初是。

直到她扭到足踝的那一天。就在那一天，安媚和亞登決定單獨出遊，安媚說她希望夫妻倆能獨聚一日。可是淘氣的奇立卻先躲到船艙去，想要給他的父母一個驚奇。要不是扭到足踝，妮可或許也跟他去了。那倒也好，至少她不必站在陽臺上，跟她的父母揮手再見，含笑看他們揚帆而去，想像奇立冒出甲板時，爸爸媽媽會是怎樣的臉色。然後，就在她笑痕未失之前，船身突然劇烈搖擺，才幾分鐘的時間，就活生生地在妮可驚駭的注視下沉沒，她甚至連呼叫的時間都沒有。

帶來噩耗的是雷夫人。面色如紙的妮可聽她溫言說，傅家夫婦的屍體已經被海水冲上岸，奇立的屍體卻始終沒有被發現，可能他還留在船艙，沒來得及掙扎上來。

一想到奇立那活潑好動的孩子，只能孤零零地埋在深海最暗處，妮可早已被哀傷所麻痺的心仍會像被巨釘刺透一般，疼得她落淚。

而這一年來，她是難得落淚了。好像命運之神還嫌對她不夠殘忍似的，轉眼剝奪她的幸福家庭，又把她推進另一重苦海之中。本來雷旅長夫婦想要收容這個小孤女，可是安媚繼母的一個女兒卻平空冒了出來，要求傅妮可的監護權。

嘉莎和她的丈夫馬威廉雖然是妮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親戚，但是到底比鄰居的關係還要強上一截。從此妮可自傅家大小姐的身分搖身一變，成了在姨父母的嘴臉下討生活的小孤女。陌生人住進了她父母的房間，甚至奇立的房間也不能倖免於難——她那個十七歲的表哥艾德早就宣稱那是他的了。

傅家跟馬家幾乎難得交往，安媚和嘉莎的關係一直就非常惡劣。自然地，嘉莎不會有好臉色給妮可看。威廉生性好賭，他倒是很感激妮可平空送給他大筆財富，可是妮可寧願接受姨母的叱責，也不願面對姨父惺惺作態的好意。至於艾德，他壓根兒把妮可視為眼中釘，一天不拔她幾下不會甘心。

如果那一天還有一點點讓妮可起床的勇氣，那是因為她記起雷夫人要來看她。想到雷夫人最近的悲劇，她就淡忘了一點自己的不幸。不到兩個星期之前，雷旅長去世了，妮可告訴自己，妳有責任去安慰雷夫人。讓我們彼此安慰，她鬱鬱寡歡地想着，然後我們就有勇氣面對世界了。

「妳不能離開我！」妮可喊道。「妳不能！噢，雷夫人，告訴我這不是真的。爲什麼妳一定要走呢？」妮可拚命搖頭，仍然不能接受雷夫人剛剛告訴她的事。她們坐在前屋的藍廳裏，雷夫人正告訴妮可，她明天就要到加拿大去了。

看着妮可那張絕望的小臉蛋，雷夫人也覺得心痛如絞。她可以想像得到，當她走後，妮可的日子就會更難過了。「親愛的，」她把妮可摟進懷裏，忍着淚水輕聲說。「我也捨不得離開妳。可是有的時候，我們總得做些不得已的事。人生就是這樣，以後妳就會了解的。」

「但是到底是爲了什麼呢？」妮可不死心地問道，黃寶石般的眼裏淚光盈然。

雷夫人嘆了口氣，溫柔的褐色眼裏有一層黯然蕭索。她怎麼去告訴妮可，因爲雷旅長生前負債累累，逼得她必須賣掉房子，所以貝丁頓已經沒有她立足的餘地，她只能尋到一個伴隨的工作，遠赴加拿大。這件事她沒向任何人透露過，更不會在此時增加小妮可的傷感。「聽我說，妮可。」她強笑道。「加拿大又不是在另一個世界，我們還可以通信呀！」

「妳又不是不知道，姨媽連我多吃一片麵包都有話說。」妮可恨恨地說，悲愁的眼裏添了一點反抗的火花。「她肯幫我付寄往加拿大的郵費才怪！」

雷夫人無言以對。爲了怕淚眼對淚眼，她只好硬着心腸說：「我們只能盡力而爲了，妮可。我怕我得走了。」

她走得很急，甚至不敢回頭看那個孤寂的小身影一眼。回到家裏，她反而在門前徘徊，

不忍進去。門口那棵胡桃樹就是以前妮可最喜歡爬上爬下的地方，那個時候她多快樂呀！一個無憂無慮的小野丫頭。更早一點，還有一個桑克斯，在樹下拋着四、五歲的小妮可玩。閉上眼睛，她彷彿都還聽得見他們的笑聲。

想到克斯，雷夫人的心情就更加沉重一點。那個年輕俊秀的孩子也是一個悲劇，在人生最韶華的時代突然失足。她不曉得克斯現在是生是死，她也不相信他們曾經誣指過他的罪名。可是現在想這些又有什麼用呢？她只是一個不相干的人，目睹過人生一幕幕的悲歡離合，到頭來還是得負擔起自己的不幸。可是她到底是老了，小妮可的前途漫漫，她怎麼辦？那個生死未卜的桑克斯，他又怎麼辦？

午餐時分，妮可的臉色比平時還要壞上幾分。艾德賊眼兮兮地轉向她，不懷好意地說：「可憐的小東西，妳現在完全落單了，不是嗎？」發現妮可全無反應，他又繼續道：「那個雷老太婆走了，至少我們家可以有點安寧，不必整天麻煩地聽壁腳。怎麼，也許妳會對我友善一點了吧，表妹？」

妮可冷冷地看他一眼，卻沒有像平常一樣地開火。艾德一向有本事撩得她怒不可遏，害她挨姨媽一頓痛罵。可是，今天她的心情低落到了除了輕蔑之外，什麼火氣也提不起來。

艾德看妮可不肯上鉤，顯然沒什麼樂趣，聳聳肩走了。嘉莎寵愛地看着她的獨子走出視線之外，肥墩墩的脖子才轉過來，不經心地跟丈夫說：「威廉，我今天收到貝絲的信了。」

「倫敦現在又在流行什麼醜聞呢？」馬威廉頭也不抬地問道。他太清楚老婆那些個三姑六婆的朋友，除了蜚短流長之外，什麼都不會說。

嘉莎果然眼睛一亮，興沖沖地說：「貝絲說她碰到桑雲妮了。她說雲妮長得好漂亮，一定是這一季社交季鋒頭最健的人物，出入總有一大群紳士跟着她。不是我愛說，咱們跟桑家也算鄰居了，卻連桑家大小姐長得是圓是扁都不知道，也夠洩氣的了。」

「桑家眼裏哪有我們？」威廉不以爲意地答道。他頗有自知之明，曉得他們雖然入主傳家，到底不是貴族出身，不能跟左右幾家大戶相提並論。論到資格，也只有妮可能跟他們交往。「妳何不問問妮可？」他對妻子笑道。「她和桑雲妮是好朋友，一定知道她長的是圓還是扁。」

嘉莎瞟了愁眉深鎖的妮可一眼，嘟囔着說：「像她那麼無聊的小孩，能知道什麼有趣的事？」

妮可充耳不聞，威廉卻刻意釘了她一眼，不懷好意地笑道：「那也難說得很。等妮可去參加社交季以後，我保證她一定會脫胎換骨。」

「可是妮可根本不會去參加社交季。」嘉莎駁道。

妮可陡然抬起頭來，立刻捕捉到姨父投給姨媽一個警告的眼神。「我爲什麼不能參加社交季？」她疑心地問道。

嘉莎不理她的問題。「小孩子哪有那麼多話說！妳可以下去了。」

妮可感覺得出來其中一定有什麼蹊蹺。她倔強地抬起下巴，重複道：「我爲什麼不能參加社交季？」

嘉莎顯然不耐煩到極點，憎惡地說：「因爲妳以後要嫁給艾德，我們何必浪費大把鈔票，把妳送到倫敦去找丈夫？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

妮可目瞪口呆，好一陣子就只能看着她的姨媽。嫁給艾德，嫁給那個好吃懶做、不務正業的傢伙，她還不如去死！「艾德！」她終於憤怒地嚷了出來。「妳瘋了！我死也不會嫁給他。」

她的姨媽還沒有開口，姨父就把桌子用力一拍，搶先開口道：「夠了，小丫頭，妳給我聽清楚。妳有一大筆家產，我們是妳唯一的親人，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妳上別人的當。」他放緩了口氣，繼續說道：「如果妳嫁給艾德，那就萬無一失，不用怕別人打妳錢財的主意了。」

「你們已經打夠了，哪輪得到別人來打？」妮可不顧一切地喊道，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滿臉脹紅地說：「你別搞錯了，你們根本不是我的親人，你們擔心的那些財產不是你們的，是我的！」然後她掉轉脚跟，不理威廉命令她留下來的話，筆直地衝出門去。

她離開餐廳後，沒有停步，繼續跑出門，跑過花園，一口氣跑到這一刻她唯一能想到的避難所。那是傳家和桑家的地界之間一座廢棄的小庭閣，多年前她和奇立發現了這個地方之後，這裏就變成他們的尋夢園。姊弟兩個常常爬上小閣樓，並肩躺着，做些稚氣而奇幻的